

娄东书画注解的另类视角

□宋祖荫

当下的太仓画坛，高擎新娄东画派的大旗，既传承又创新，南宗正脉，与时俱进，画派赓续，绵延不绝，不断演绎着新时代下传统娄东画派的传奇。

《增补娄东书画见闻录》，太仓地方娄东书画学术研究的又一成果。娄东书画研究者黄辉先生潜心钻研，深入研究，在整理汪曾武《娄东书画见闻录》抄本的基础上，又进行了大量引证，拾遗补缺，对娄东书画人物进行梳理，《增补娄东书画见闻录》的出版，为太仓娄东文化研究提供了新的文献资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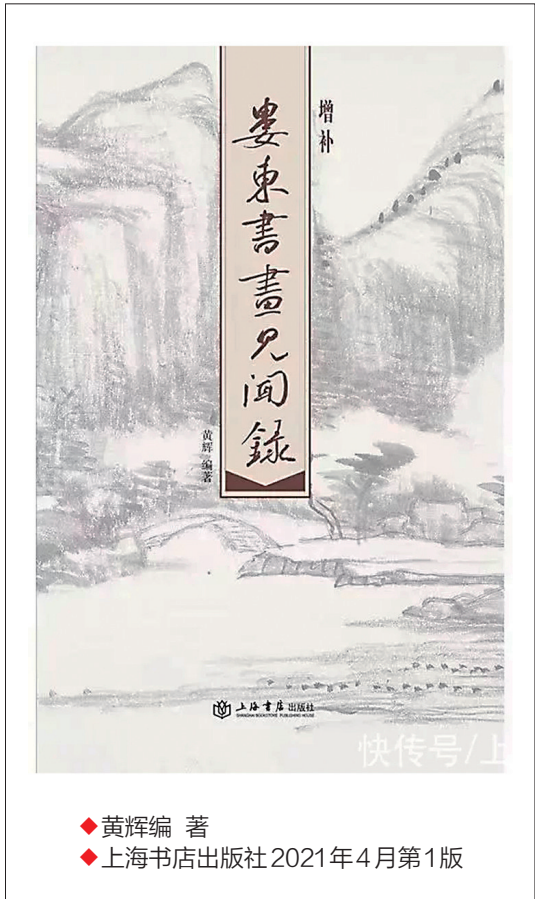
古往今来，娄东文化是江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娄东古代书画则是娄东文化的“主要硬核”和“艺术支撑”。作为娄东画派的发祥地，太仓对娄东画派的研究由来已久，且日益精进。正如黄辉先生在该书《后记》中所言：“娄东艺术，创作与著述兼融，画技因学识而增色，文艺因书画而传承，流芳百世，称雄江南。”

娄东，乃娄江之东。太仓的别称。娄江下游流经太仓地区，在浏河口东入长江，直奔大海。娄江，江南太湖的重要支流之一。它西起苏州娄门，东至昆山、太仓，是连贯苏、昆、太的主要航道和泄洪通道，又是孕育江南文化的重要载体。

自古以来，太仓就有天下粮仓之称，地方繁荣富足，春秋时期，吴王便在此地屯粮设仓，以后的历朝历代，多在太仓设立粮仓。太仓海运仓遗址的发现便是明证。元代起始的漕粮海运，使得刘家港名扬天下，作为郑和下西洋航海的起锚地，浏河商贾云集，繁华一时，一跃成为中外文明的国际贸易大港，号称“天下第一码头”“六国码头”。

太仓作为江南富饶繁盛之地，人杰地灵，文艺兴隆，孕育了众多文化名人。明清之际有名相王锡爵、文坛领袖王世贞、昆曲鼻祖魏良辅、江左诗人吴梅村、篆刻名家赵宦光、画坛大家仇十洲等，近世又有国学大师唐文治、丹青大师朱屺瞻等。更有影响近代中国三百年的重要画派——娄东画派。

太仓一地，乃江南文化之福地。自元代以来，书画名家辈出，明清之际有书、画、印诸艺传人二百余家，承前启后，绵延数百年。然而书画艺人传记，清代以前，未见专著。及至民国，太仓乡贤汪曾武，其本人虽不擅画，但酷爱书画艺术。于是搜集太仓及江苏各地地方志、历代书画文献，辑录太仓元代至清嘉庆的书画艺人，“阙者补之，略者详之，得若干人，将其之姓名、官阶、事实、著述、专长、兼技，一一志之”，书名《娄东书画见闻录》。1929年夏季，汪曾武



◆黄辉编 著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21年4月第1版

将书稿寄送给结拜义兄唐文治先生，请其做序，唐文治评价此书有三善：“可以悦性怡情，与道大适”“向之幽隐无闻者，今皆得觐觐以显”“广尊敬祖宗之义，孝弟盛德”，其大意是该书可修身养性，感受书画艺术的魅力，也使娄东一地学士文人书画艺人得到表彰，还有著录了太仓汪氏家族中有书画造诣的先祖族亲。

《娄东书画见闻录》共分四卷，借鉴了地方志的分类方法，卷一总览。著录太仓元明清历代书画人物，附编“闺秀”“方外”“游寓”三门，记录闺秀名媛、高僧道人以及从外籍寓居太仓的书画名士；卷二地域，题“刘河”，浏河镇因河得名，又称浏河、刘河，历

代书画名家辈出，是书单独列为一卷；卷三世系，题“太原”，王时敏、王原祁一门本自太原王氏，且为娄东画派领袖宗师，汪曾武将王氏宗族子弟单独编为一卷；汪曾武本自平阳汪氏，其七世族汪溥，也是明代书画名家，其遗作乾隆时定为《石渠宝笈》上等，族中世代书画家辈出，是书单独编为卷四。

汪曾武成书后，惜未能广泛流传，该书经历世间变故。新中国成立后，唐子春将所藏该书赠送北京政协图书馆保存，太仓文人严瀛，毕生注重乡邦文献的整理，抄写、保存了百余种太仓乡贤著作。他在出席政协常委会时，得见此书，“商借以归，抄录副本”，该书由此得以流传至今，国家图书馆现藏有严瀛1960年朱丝栏抄本《娄东书画见闻录》，卷末附有严氏后记。

太仓博物馆副研究馆员黄辉先生，1982年生，山东滕州人，文艺学博士。自2013年前来太仓工作并定居生活后，视太仓为“第二故乡”，在古代书画鉴藏、娄东画派、娄东金石学、太仓印学诸领域有着独到研究，目光犀利，术有专长。尤其是其在长期从事古代书画研究中，深感娄东文化积淀深厚，娄东名人技艺高超，于是策划编纂《增补娄东书画见闻录》，使得娄东书画得以弘扬光大。

《娄东书画见闻录》严瀛手抄本现存于国家图书馆，近3万字。黄辉先生利用冗务之余，耗时三年多，整理点校《娄东书画见闻录》，同时又从上海图书馆发现佚名的《娄东画苑补录》，可与《娄东书画见闻录》互相对比，裨补缺漏，便附录本书中，他又搜采历代《印人传》，辑出娄东印人资料四十余条，名为“娄东印人传”，并将该书统一编制人名索引，附于书末，以便阅览，增补条目文本约3万字。

《增补娄东书画见闻录》，是一本研究娄东画派的基础性实用工具书。其贡献在于对原有记载的人物，进行了补充、互勘，进一步完善和扩充了人物史料，这些人物有七、八十人之多，如沈周、毕沅等等，还有对清嘉庆以后的娄东书画人物予以增补，林林总总，增加近百人。尤其是增加了《印人传》。“人名索引”用阿拉伯字母排序，按页码标注，便于查询。

“让在历史烟云中消逝的丹青人物，被历史所忽略、遗忘的艺人立一小传，也能雁过留名，让娄东画坛的整体人物形象更加完整，留下一个更加真实而清晰的历史文脉。这就是我力求做好增补一书的动因。”黄辉动情地说道。

瘟疫重塑城市和世界

□黄波

最近在读一本翻译过来的《死亡地图》，触动我的是其副标题“伦敦瘟疫如何重塑今天的城市和世界”。瘟疫还能够重塑城市和世界？这真是一个有趣的问题。

很多传染病的流行都与环境不洁、居民卫生习惯不良有着密切的关系，这在当下是一个常识。

晚清时期，一名美国医师曾这样写道：“中国卫生问题有多么紧迫。大多数人常常可以看到这样的景象——某个乡村池塘，在它的一边就是厕所，各种各样的废物被投掷到水中；水上漂浮着死狗，稍远处有台阶，附近人家有人下来打水，为日常家用。就在旁边，有人在塘里洗衣或洗菜。”而一旦疫病流行起来，“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可毁伤”“入土为安”等传统观念又会成为防控的巨大障碍……

文明并不是一天形成的，中外都一样。就像西方学者在那本著名的《文明的进程》中所说，即使是今天随地吐痰、当众擤鼻涕等不文明行为，曾几何时，在西方也曾司空见惯。

不妨看看比晚清鼠疫更早的伦敦霍乱流行事件：“这是1854年的8月，伦敦就是拾荒人的天下。这里有各种各样的拾荒人，光是名字就让人觉得匪夷所思：拾骨人、捡破布人、捡狗屎人、挖泥人、翻烂混人、收垃圾人、淘粪人、河道人。他们都属于伦敦的底层社会，至少有十来万人……”翻开美国学者史蒂芬·约翰逊所著的《死亡地图》，开头就是这样的场景。

1854年，离东北鼠疫不过几十年。在这个时间点上，晚清帝国还是传统的农业社会，而19世纪中叶的英国已经完成了工业革命，正在进入现代社会。

但与这种背景相比，《死亡地图》中开头出现的场景是否太不协调？

没错，当时的伦敦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物质文明最高的城市。但这个城市并非在所有人们心里都是乐园。因为公共卫生状况不佳，特别是在穷人生活的区域。

1854年8月28日，伦敦一个街道里，路易斯家的小女婴又吐又拉。趁着小女儿好不容易睡上几分钟的工夫，路易斯蹑手蹑脚地走到宽街40号的地下室，把一桶脏水倒在了房子前面的粪坑里。一个普通人家，一个寻常的动作，拉开了可怕的序幕。

到了9月3日，不过几天的时间，奇怪的寂静笼罩着街道。“往日喧闹的街边小贩不见

了踪影，这里大多数的居民不是逃走了，就是染上了霍乱，待在家里忍受着霍乱的折磨。在过去的24小时之内，街区就死了70位居民，还有数百人生命垂危。”

霍乱因何而传播？在当时的伦敦，几乎所有人都认为“臭气”是罪魁祸首。而医生约翰·斯诺通过实地走访调查发现，伦敦霍乱的大量病例都是发生在缺乏卫生设施的穷人区，他得到了所有因病去世的人的详细住址，并在地图上用黑杠标注死亡案例，最终地图“开口说话”，显示出传染源是一口公共水井，而从地图上可以看到，霍乱中的死亡者正是围绕着水井分布和扩散。

这就是著名的“斯诺的霍乱地图”。它是一份死亡地图，实际也是一份救亡地图……

斯诺绘制霍乱地图在城市史和文明史上有着划时代的重大意义。由于地图证实霍乱病菌是通过下水道、不健全的进水设备进入千家万户，伦敦政府开始痛下决心改善公共卫生设施，建立起了大规模的供水网，全部配备压力和过滤装置。英国的经验后来又被其他国家所复制。

因为这份地图，此后伦敦再也没有发生过大规模的霍乱流行事件。

这份地图同样让其他地方的人受惠。完善供水和排水系统，堪称19世纪最有价值的人类工程，即使是在今天，我们安坐于家中，拧开水龙头放出干净的水，也不能不对那张古老的地图心怀感恩。

所以，当人们认为“伦敦瘟疫重塑了今天的城市和世界”的时候，很少有人会认为这是一句妄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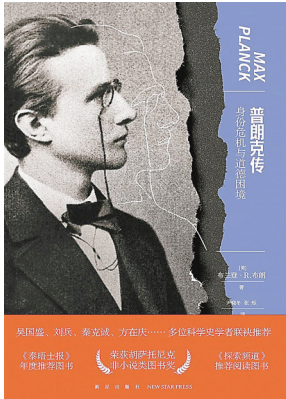
晚清鼠疫留下了伤痛，但也留下了成果。中国人对于西方医疗技术的重视、对公共卫生事业的普遍关注，就是从这一事件开始的。

东北鼠疫的控制中，政府所扮演的角色也引人注目。卫生知识的宣讲和传播、各级专门化机构的设立、以警察为督导的防疫举措，都是以政府行为中所少见的。

当鼠疫尚未完全结束的时候，清廷更采取了一个史无前例的重大行动，那就是召开一次国际鼠疫会议，总结这次防疫斗争的经验和教训，为有可能到来的下一次鼠疫提前做好技术方面的准备……

“瘟疫如何重塑今天的城市和世界”？很简单，人类总是能够通过灾难学习应对灾难。

普朗克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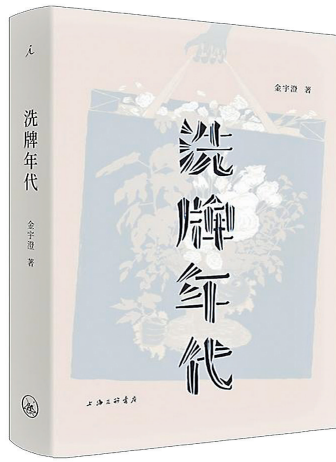


◆作者：[美]布兰登·R·布朗
◆出版：新星出版社 2021年版

马克斯·普朗克被誉为“量子理论之父”，他的工作被爱因斯坦盛赞为“20世纪一切物理学的基础”。然而，普朗克的人生并不广为人知。在《普朗克传：身份危机与道德困境》中，普朗克的声音、手稿被交织起来，它们有的来自普朗克，有的来自他的家人，还有的来自他的同辈，以此呈现出一幅普朗克的肖像画。1944年10月，得知幼子埃尔温被纳粹政府以叛国罪判处死刑后，87岁的马克斯·普朗克提笔给希特勒写了一封信：“德国人民会感激我毕生的工作……而我只想要我的儿子活着。”作者以此为序幕，缓缓回顾了著名德国物理学家普朗克的一生：他的家庭生活、他的科学研究，以及他在纳粹时代的困境。

本书作者布兰登·R·布朗，美国旧金山大学物理学教授。在《新科学家》《种子杂志》等刊物撰写科普性文章。《普朗克传》由一位物理学家为普朗克所作的精彩传记，以生动的文学语言描述了这位伟大的传主的杰出科学成就与曲折人生，尤其是展示了这位正直者生活在纳粹时代的困境。

洗牌年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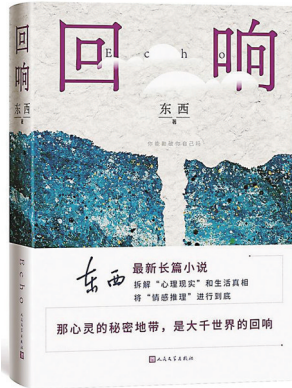


◆作者：金宇澄
◆出版：上海三联书店 2021年版

《洗牌年代》是作家金宇澄的经典散文，28篇散文构筑出繁花似锦的景观意象：往来变幻的人与场景，老上海原腔原调的市井日常，手工器物的工笔描摹……摊开来看，是一幅上海的老画卷；收拢来看，是永恒的人心人性与精神欲望。《洗牌年代》是《繁花》的素材本，上海的老故事集，《繁花》中诸多人物、故事均脱胎于此；亦是一卷沪上物质生活史，详实还原上海人曾经的生活方式，叠化出往日的原貌。

在画面、色彩、气味和声响之下，故事暗流涌动，细节如水银泻地。细节是细微的时代史，《洗牌年代》抓紧了物、人、空间、气味，兜兜出故事的细流，复活上海的地理空间与城市积淀。人物在其间行走，生命的种种兴味、内在的热情、被按下不表的故事，投注于具体物件之上，是世俗生活的微缩，显现出恒常的意味。可以说《洗牌年代》是反传奇的，不是把锃亮招牌翻到背面让人看锈斑，而是抓紧了物、人、空间、气味，它们会兜兜出故事的细流。云霓死灰，不是彻底抹净，而是让人看见一点形状，知道有过什么，可是回不来了。

回响



◆作者：东西
◆出版：人民文学出版社 2021年版

长篇小说《回响》是作家东西最新作品，小说围绕女警察冉咚咚展开，情节汹涌，逻辑严密。心灵与现实交互回响，善恶爱憎都有呼应。小说涉及大量的推理学和心理学知识，东西自言写得并不轻松，仅仅开头，便从2017年初春一直写到2019年夏末。在创作《回响》之前，东西从未写过推理与心理方面的小说，但他花了许多时间恶补这方面的知识，以求行文中的每一字句都合乎人物心理与生活现实。其写作状态在卡夫卡式的难以推进与巴尔扎克式的拼命前进中反复跳跃。这部小说从构思到完成，用时四年。

东西是继余华、苏童、格非等先锋小说作家之后的重要作家之一，他的长篇小说《耳光响亮》是新生代作家中率先“走出80年代”的新文体典范。当文坛瞩目的先锋派作家们大部分已逐渐回归传统叙事的时候，东西身上仍保留了他的先锋属性，其笔力如同一把破空之剑，打通了个人经验与公共经验的边界，其圆融融然、周密畅达的小说语言艺术，不仅摆脱了技法的束缚，而且在深入现实之后，完成了对时代及个人的精准剖析。

